



新年的钟声已敲响,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,在飘满墨香的世界里,润泽平淡,忘却烦恼,乐观坦然面对生活,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、活色生香。

## 书香年味

□陈亚红

襟更从容,对抗平庸也不会迷茫,人生的许多不解和困惑,读书都是良药。

因为一本书,我去了一趟东北,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,想到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描写的鄂温克族群的灵感和故事,才明白:真正的成熟,是饱经沧桑后的通透。人生轨迹的差异,更多的是缘于一个人处于逆境时的态度和选择。旅行,其实与读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,可以见天见地见众生,在书的世界里找自己、在外面的世界里寻内心。

把年味和书香连在一起,有些许讲究。年前大扫除,正如读书,掸除心灵上的灰尘;发面蒸包子,也像极了读很多书之后的沉淀与薄发;写对联,更是有许多读书知识的讲究;走亲访友中叙旧聊家常,谈笑有鸿儒,观人识事皆是书中学问。生活,本来就是一本书,细细品味,领略其中的韵味。

前不久下了一场大雪,染白了尘世,也安宁着人心。客厅茶几上的那盆蝴蝶兰很是显眼,花瓣晶莹剔透,叶片形态独特,优雅而富有光泽,映照着室外慢慢落下的雪。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古代诗人寥寥

几笔就勾勒出动人的画面,颇有意境。兰花叶饱香溢,自然需要经历风霜,在暗处执着生长,便有今日的馥郁传香。心驰神往的人生,背后亦是甘于寂寞的奋斗。莫言说,无论多少残酷的生活,都包含着浪漫的情调。

春节长假里,好好静下心来读了几本书,既是消磨打发时光,还可以探究未知世界,探寻未知奥秘,还有先知的觉醒和领悟。

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,同样人也不可能身在故乡就知道故乡有多好。他乡纵有当头月,不及故乡一盏灯。过年了,人们往家赶,正是因为家乡有为你而留的那盏灯,这也正是过年回家的意义所在。

早上在小河边慢跑,依稀可见柳树有了枝芽,雪后的腊梅更傲骨。品读腊梅芳心醉,雪压梅枝绽花蕾。带有节奏的脚步踩雪声中,能感受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远。

新年的钟声已敲响,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,在飘满墨香的世界里,润泽平淡,忘却烦恼,乐观坦然面对生活,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、活色生香。

## 瑞雪迎春

□董素印

立春时节,恰巧遇上了沸沸扬扬的一场大雪,将地里的庄稼包裹得严严实实,像雨露甘霖,为庄稼输送着丰盛的给养。农谚说: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“小雪雪满天,来年必丰年”“腊雪盖地,年岁加倍”。立春巧遇多年未遇的大雪,看来,正是应验了“瑞雪兆丰年”这句颇具道理的谚语了。

瑞雪即为好的雪,蕴含着吉兆和对来年丰收的期待,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追捧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韩愈36岁时在京任监察御史,此年关中干旱,百姓困苦,而不少官员聚敛不已,忧心如焚的韩愈上书朝廷,为民请命,书中便有“今瑞雪频降,来年必丰”之句;明代杂剧《闹门神》中有“只见瑞雪飘,罡风淅沥”之说;清代小说《镜花缘》第三回叙述:残冬的一天,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在暖阁饮酒赏雪,唱和吟诗,武后看到天空雪花飘飘,地上白雪皑皑,大喜道:“古人云‘瑞雪兆丰年’,朕才登极,就得如此佳兆,明岁自然五谷丰登,天下太平了。”

谚语“瑞雪兆丰年”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,不无道理。

不仅如此,瑞雪还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。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,看红装素裹,分外妖娆……”一首被中国近现代政治家、诗人柳亚子盛赞为千古绝唱的《沁园春·雪》,仿佛将人们又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,看到了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沉醉于那种豪放的风格、磅礴的气势、深远的意境、广阔的胸怀。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”表达了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;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”诗句强调了梅花与雪花的相互映衬之美;“终南阴岭秀,积雪浮云端”更是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冬天景象;“新年都未有芳华,二月初惊见草芽;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唐代诗人韩愈的一首《春雪》,流露出诗人久盼春色的急切愿望和对春雪飞花的欣喜之情。众多以雪迎春的诗情画意,展现了诗人对春天的赞美和期待。

瑞雪迎春兆丰年。春回大地,消融残雪滋润着复苏的农田万物茁壮生长,一派葱茏的广袤田野将描绘出五谷丰登的丰收图景。

龙年新春佳节到来,记忆里和家人一起忙年守岁、共度春节的场景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父母堂前屋后忙着张罗,灶台前洗碗切菜炒,锅门口添柴烟火起,还有摆桌搬凳拿碗筷的,家长里短偶尔冒出两句调侃玩笑话,欢声笑语地围坐在餐桌前,热气腾腾的饭菜,映照出喜气洋洋的热闹,其乐融融、暖意融融。人生幸福的事情,莫过于一家人烟火味里的彼此守候。

小时候,父亲在除夕夜除了会给我们压岁钱,还会给我们几本小人书、儿童画册,或者是未见过的本子,那是盼望已久的一份惊喜。欢天喜地过大年,那种书香伴着饭香的场景,幸福而温馨,心中有爱、枕边有书,这大概便是生活最美的样子吧。

单位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,年底梳理总结时才发觉,书虽读了不少,但与年初读书计划书目相对照,也相差不少呢。原来,读书也是随性而翻,看当时的心境、氛围,还有缘分。有人说读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,可是不读书,你很可能连问题都发现不了。读书能让你增长见识、提升认知,打开胸

今年,我得闲,决定下乡辞年。毕竟,兄嫂为大。顺便也去看一看高家墩子,看看老屋。

是傍晚了,太阳还好。车到村头三岔路口,我停下了,也不知道为什么,是不由自主的那种。卖肉的大木案贴墙而摆,夕阳照在一堆肉上,鲜红发亮。此时,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了。

多少年前,至此都是东拐,上河东高家墩子,母亲在那里。然后去河西,哥哥们在那儿的居民点盖了大房子。此刻,我还是先去墩子吗?可母亲不在啊。想到这儿,我瞬间泪流满面。擦去眼泪,上哥哥那儿。

两个哥哥,是邻居。兄弟有序,乡下有讲究的,我先去大哥家。门口筛子里晒着糯米粉,大嫂正在收。“贵行家来了,快进屋!”大嫂先是惊诧,转瞬喜滋滋的。筛框倚胸,捧着糯米粉进门。“正好,灌一袋子粉带走,省得我送上街。”乡下称的“街”,就是小城。我在城里做事,安居。大嫂向来风风火火,说话也咯嘣亮脆的。见我来,那条黄狗绕着大嫂的腿,也欢喜蹦跳的。

两家年礼一样,一箱白酒,两条烟,还有两条大青鱼。青鱼是在串场河边刚买的,活蹦乱跳。水乡鱼摊多,回家的路上,时遇渔人,鱼也新鲜。

二哥站在树桠“秃”树枝上,腿盘着树干一曲一直。操一把电锯,“呜呜”地响。居高临下,很威风。看见我,忙不迭地下来。只三下,“咣”的一声,脚落在猪圈后的荒地上。

“走,家去!”我前脚进了二哥家门,大嫂挎着篮子后脚到。“贵行歌一刻儿,我去庄上打肉,在我家吃饭。你们好久不相会了,喝一杯!”话没说完,大嫂回头,迈开了腿。

## 回老家辞年

□高桂苕

太阳没有落,外面亮堂。坐了一会儿,我对二哥说:“我上墩子望望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二哥掸了掸衣裳。其实,衣裳没灰。“你忙,我一个人去。”说罢,转身。

路不远,过闸桥,走七八分钟就到。天气终于不那么冻人了,微风拂面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,我慢慢走着,什么也没想。浑身松弛下来,任由故乡轻抚无声,如临池洗浴,那样逍遥,那样得意。

晚霞映照的墩子,晕黄有色,看上去很温暖、很安静。下圩堤,墩子到了。踏入墩子西头,一只大黑狗窜过来,“汪汪”叫了两声,我伫立不动。大概估计我不是什么坏人,便歇了声,不看我,也不离开。两只芦花鸡闲立两边,礼宾似的,抬头,立正。我慢悠悠往前走,心中安然。“呼啦”一声,一个孩子蹬着小滑车,在我身边戛然而止,满头大汗地问我:“你找谁?”明明我是从这个墩子走出去的,怎么问我是谁,呵呵。随小孩而来的,是两位少妇。谁家的大姑娘,抑或谁家的新媳妇?我不知道。那抱在怀里的、挽在手上的娃儿,我更是陌生……

通往老屋的小巷,落叶封存。走上去,枯叶被踩碎,簌簌有声。倒是橘树绿叶如盖,树梢上还挂着大橘子,橙红可喜。巷边长满高草,瘦黄,袅娜,像一个个清灵、瘠薄、高挑的女子。拐过弯,是万余爷爷的家。两树之间的晾衣绳上,挂着猪头、香肠、野兔、鸭子,风干过年,有腊香,过年吃的。再过两家,关门落锁。

一路走过,眼前这老屋,是祖上的,分给我。我少有闲时回来。平日里,哥嫂帮着照看。院门锈了,锁更打

不开。左扭右拽,好不容易开了门,出了一身汗。院子里荒草杂树丛生。我径直走进母亲的房间,摆设一如从前。床上盖着一层单被,是挡灰的。掀起一角,扬出一片尘土。我半个屁股依着床枕,凝望四周。目光落在母亲的老式橱柜上,黑黑的黯然无光。一扇橱门的铜搭钩不翼而飞,留着两个细细的铜钉小洞。另一扇门的葫芦形铜搭片,孤零零地半张着……小时候,我们的衣裳都是放在里面的。一想起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物是人非。斜阳,圩堤,高树入云。竹簰,小船,小河淌水。突然,墩子东头爆竹声,那是从大婶娘家传来的。大婶娘的孙子志强,这些年在江阴做生意。他回老家,为奶奶新盖了一座四合院,说大寒时节进宅,什么都不忌。恰逢奶奶99岁,“做九不做十”,于是呼朋唤亲,提前贺寿。爆竹,落红,笑语,喜庆盈天。

二哥电话来了,叫我吃晚饭。淌了泪,眼睛有点红,好在我戴了眼镜。不过,瞒不了大嫂,问我怎么了。我掩饰,说不小心揉进了沙子。大嫂点了点头,但她的眼睛告诉我,她没信。

大嫂不愧是大嫂。个把时辰,三下五除二,烧炒炖煮,凉的,热的,满满一桌菜。大嫂坐在桌旁,始终微笑着,也不动筷子,单听我们兄弟聊。

“来了客,打这么多肉?”卖肉的王三仄着头,疑惑地问大嫂。“街上小叔子家来了。”大嫂说。

“贵客!贵客!”王三拍拍头,“有日子不见他了。”

王三还记得我哩,我窃喜。不过,说我是贵客,我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在老家,我是客吗?